霜降

大运之河

多福的福气

刘琴

见到多福，我差点没认出来，白发似雪，腰背微驼，却没有半点痴呆愚钝之相。穿得也周正，脸膛红红的。

多福是长子，日子并不宽裕，爹娘却送他进了私塾。十六岁，爹娘给娶了五年前定好的娃娃亲。新娘叫桃花，住在王家庄六十里外的杨家庄，十九岁，长得十分清秀，一头乌黑的头发挽成发髻盘在脑后，绣花的斜襟红袄，青色灯笼裤，绣花的布鞋，透着干净利索。

桃花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孝敬公婆，对多福知冷知热。多福对桃花也是一片真心，处处疼爱。两人一起下地干活，一起扛锄头回家，一路上说说笑笑，非常恩爱。

半年后，桃花有了身孕。多福娘喜得合不拢嘴，“桃花比多福大三岁，女大三，搬金砖，一家人越过越好哩！”多福爹更是眉开眼笑，“嘿嘿，老婆子，看着吧，准是小子！”多福娘说：“我得紧着备下好吃的，给桃花坐月子，挑新棉花，缝上几床小包被！哎？老头子，你也别闲着，去集上买几斤红糖！”“好！这就去！”多福爹呵呵地笑着，往集上走去。

霜降的时候，一阵响亮的婴儿哭声，果然是个又白又胖的男孩儿。多福爹娘高兴得流了泪。多福给孩子取名顺子，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看着虚弱的桃花，满是心疼。村里人来贺喜，提着鸡蛋，拿着小米，还有脸盆端来活蹦乱跳的鲫鱼，七嘴八舌地夸孩子，说多福爹娘有福气。

谁也没想到，顺子还未满月，手脚发凉，脸色青紫，气息若有若无。多福慌了，连忙找来赤脚医生王丰收，反复查看却弄不清原因。多福急了，抱起顺子冲出大门，跌跌撞撞地往镇上的卫生院跑，半路上，顺子闭了眼睛。

多福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村里人帮着，多福把顺子葬在东山松林。连着两个月，桃花抱着顺子盖过的小被子，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在脸上滚，整个人瘦得脱了形，村里人苦苦相劝也没用。

看着桃花苍白的脸，多福爹娘心疼不已，也只能做些可口的饭菜端到面前，劝着吃一点，说些宽慰话，祈祷着早一天走出凄凉。

随后两年，桃花又生下两个男孩，都与顺子一样，都是未出满月便夭折了。一时间，多福家笼罩了一层诡秘的阴云。多福爹娘满脸灰暗，佝偻着腰身在地里干活，一句话也不说。最可怜的是桃花，连失三子，又哭又笑，又吵又闹。半夜三更爬起来，披头散发，沿着大街小巷磕磕碰碰乱走，嘴里喊着：“孩子，回来啊……”

村里悄悄地议论起来。

“老王家这是咋啦？得罪哪路大神啦？三个孩子都没了，桃花也疯了，唉！”

“是啊，桃花在外面乱跑，多福在后面猛追，家里鸡飞狗跳的，全乱套啦！”

“莫非是老王家这宅子风水不对？”

村里人劝说着，多福爹娘请来个风水先生，名叫王大仙。他里里外外看了几遍，拿出一摞花花绿绿的符咒，在门窗墙上各个角落贴得密密麻麻，风一吹，到处都是纸片噼啪的声音。

日子并没好，桃花仍旧疯疯颠颠。村里来了戏班子，她趁人不备，猛不丁地跑到台子上又喊又叫，又跺又跳。一家人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她拉回家去，用麻绳绑着脚踝，让她动弹不得。吃饭的时候，多福流着泪，用勺子往嘴里喂饭。

一天下过大雨，到处是水洼。桃花的神智清了一些，对多福说要去茅房。多福解了麻绳，背着她来到茅房。桃花让他回屋里拿手纸，多福进屋后，她就从茅房里冲出来，打开大门跑了。多福连忙到街上找，转了几条街，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这时，住在村西的王麻子跑过来，说桃花跳了河坝。多福和村里人急忙跑到河坝边，只见河坝里一片浑浊，什么都看不见。多福大叫一声跳下去，村里人也纷纷跳下水，一群人在河坝里扎着猛子找。两个时辰过去，从坝底摸到桃花，多福抱着冰冷的桃花哭得肝肠寸断……

转眼过去一年了。

媒婆王翠凤对多福娘说：“人死不能复生，日子总得过下去，是不？俺大姑家的二姐夫的三姨子的四表弟的五妹妹，叫荷花，今年二十三了，住在潘家庄，还没婆家，我牵个线儿，让俩孩子见个面？”

多福爹摇摇头，“唉！多福心里一直想着桃花……”

王翠凤说：“天天死皮耷拉眼的，啥时候是个头儿哇？得抓紧转转运！荷花比多福大两岁，老话说得好哇，女大两，黄金淌！”

听到这话，多福娘心里“咯噔”一下，她想起孝顺贤惠的桃花，想起夭折的三个孩子，想起自己说过女大三抱金砖的话，泪止不住地下来。

王翠凤说：“你看你，又哭天抹泪的……要不，你找个人去相一下？”

看着王翠凤急切的眼神，多福娘擦擦泪，仍旧有些犹豫：“唉，让多福他大伯去看看再说吧。”

多福大伯从潘家庄回来，一进屋就嘿嘿直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儿。

“好！真好哇！老潘家那闺女长得真俊！鹅蛋脸儿，丹凤眼儿，苗条个儿，大辫子过腰，还念过书哩，我看行！”

听了这话，多福仍旧沉默不语，多福爹娘悬着的心却放了下来。在王翠凤张罗着，下聘礼，送彩礼，定日子，多福爹娘忙得脚不沾地。两个月后，吹吹打打，新娘子进了门。

村人里三层外三层把多福家围得密不透风，大伙踮起脚尖等着看新娘子。红色盖头揭开了，村里人大惊失色。只见新娘子大脑门，小眼睛，高颧骨，厚嘴唇，一张圆乎乎的大脸盘涂了厚厚的脂粉，仍遮不住天生的黑皮肤，稀稀拉拉的头发挽了个鸡蛋大的疙瘩。

多福爹娘更是目瞪口呆，眼光转向多福大伯，满是怒火。多福大伯一颗热腾腾的心掉进冰窖，一定是潘家耍了手脚，当着村里人的面，他如坐针毡，有苦道不出……

第二天一大早，多福大伯一腔愤怒赶到潘家庄，气冲冲地找老潘质问。老潘却吹胡子瞪眼，嗓门儿震天，还振振有词：“哼！一个叮当响的穷小子，要嘛没嘛，咋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门儿！嫁闺女得挨着来，老大出了门子才是老二！现在生米已煮成了熟饭，咋的？想悔婚？没门儿！谁敢闹腾，我让他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说着，一脚把凳子踢出两丈开外。多福大伯没了辙，只好悻悻地回了，满脸愧疚地对多福爹娘说了缘由。

说当初相的是潘家的二女儿荷花，潘家嫁过来的却是大女儿春草。又说老潘既然敢玩掉包计，肯定是个心术不正的泼皮无赖。多福爹娘一听，气得青筋暴凸，捶胸顿足。多福却说：“大伯别抱怨自己，这不是你的错，事已至此，听天由命吧！”

春草为人刻薄，好吃懒做，对公婆也常指桑骂槐，对多福横挑鼻子竖挑眼。多福不与她争吵，忍气吞声，委屈求全。一年后，春草生下一个女孩儿，看着俊俏的孩子，多福终于有了笑脸，给孩子取名叫娟子。有孩子了，春草成了功臣，让公婆看孩子做饭洗尿布，干这个，忙那个，支使得团团转。多福更累，一边种地，一边放羊，还时常去潘家庄帮着干活，早起晚睡，一刻不闲，累得脸色枯黄，又黑又瘦。

娟子五岁了。

春草说：“娟子也会跑会跳了，过两年还得上学，你出去干活吧，挣钱回来当学费。你看人家王麻子，出去干了两年，就盖了三间大瓦房，还让他儿上了学！”

多福说：“爹娘年纪大了，种不了地了，还得靠我。”

春草立刻翻了脸，“除了土里刨食，你还会干啥？没本事的窝囊废！”

多福不愿看她的脸，更不愿听抱怨，只好去了外地。

人在他乡，干什么差事都严苛，有的管吃不管住，有的管住不管吃，有的吃住都不管。多福省吃俭用，拼命干活，一分一分的攒。一天正扛水泥包，工头拿来一封加急电报，上面写着：急事速回。多福心急火燎地回到家，这才知道出了大事。

原来，离家半年，邻村一个外号叫魔头的汉子盯上了春草，三天两头跑来找她，今天买盒胭脂，明天送个镜子，时不时一包糖果两袋点心。一来二去，春草动了心。

多福回家了，春草跟着魔头早已无影无踪。家里能卖钱的东西都不见了，娟子坐在院子里哭，多福爹娘急火攻心，卧床不起，屋里屋外全都乱了……

村里人帮着多福修了屋，添了农具，荒地种上庄稼，娟子进了学校。他用剩的钱买来针头线脑，忙完地里的活，就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娟子中学毕业，进了乡里的绣花厂，五年后嫁给刘家庄开油坊的小伙儿刘成亮。多福爹娘有多福的照料，都是九十多岁故去。多福挺着腰杆往前走着……

太阳光透过叶子，照着宽敞的街巷。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八十三岁的多福听着小戏，一边喃喃地说：“有补助金，有新农合，有高龄补贴，还有独生子女费，镇上隔三差五来看看，两不愁三保障，这么好的日子，做梦没想到哪，知足啦，知足啦……”

■心飞扬 摄影

流年

二姨黄芳荣

朱荔芳

国庆假期在去值班的路上，接到姐姐电话：二姨去世了！昨晚还好好的，今天一早有点不适，送到医院就不行了。

二姨，享年85岁，无疾而终，应了老家人说的“修得好”。

二姨是烈士的女儿，外祖父牺牲的时候，她只有十岁。十二岁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放哨、送信，成了一名“小革命”。出嫁后当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和调解主任，因为工作突出，被调入县里计生部门。

二姨是连续三届省人大代表，提过修筑公路、疏通河流、改善饮用水质、关注孤寡老人、救助失学儿童等数百建议和议案。二姨是全国和山东省三八红旗手，获得全国、省县乡级荣誉称号和奖励百余项。老人家的一排排奖章、一摞摞荣誉证书、一张张奖状，看得我眼热心跳。

二姨的故事，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开始说起。

从那位白发苍苍的五保老人说起吧。二姨是她的邻居，却揽下了一个女儿全部的责任：粮食，柴火，衣服，洗头，剪发，搓澡，看病，住院，陪床……二姨进城工作以后，又把她接到城里的家中照顾，直到按乡俗为老人送终。

从那个失学的孤儿说起吧。那个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孤儿，住在了她的心上。她跑救济粮，要救济款，让他吃饱肚子重返学堂。进城高考那几天，二姨让他住在家里，能吃好、喝好、休息好，还能省下住店的钱。他考上了一所好的大学，又出国深造。

从那个旅途中的陌生老人说起吧。那年寒冬，二姨从濮阳油田看望小女儿，穿着女儿买的皮大袄，坐上了返乡的长途汽车。身边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衣衫破旧，满面病容，在没有空调的汽车上瑟瑟发抖。自己也六十多岁的二姨，竟脱下皮袄，让老人穿上，把他感动得眼含泪花，哆嗦着嘴唇说不出半句感谢的话。二姨穿着毛衣回到家里，大女儿要怪罪小女儿不懂事，让妈妈穿得如此单薄，二姨才道出了实情。

从打谷场上的老大娘说起吧。二姨是位极其尽职尽责的人大代表，常独自到田间、工厂、学校、养老院，了解衣食住行、教育、就医等问题。有一次来到一处打谷场，满场摊晒着玉米和大豆，只有一个老太太在忙活。二姨对汗流浃背的老人说，大姐，你到树凉下歇歇，我以前也是庄稼人，让我干一会儿。闲聊时知道，老人的儿女都到大城市打工去了，这满场的庄稼还不够孩子们来回的路费和请假扣发的工资，也就没回来忙秋。那一天，二姨帮她干到烘天黑地。

从奔流不息的红卫河说起吧。横跨金乡南部的那条最大的人工河，是两岸村庄灌溉庄稼、喂养牲畜最主要的水源，也是乡亲的生命之河，地下水连通着村庄的水井。二姨最搁在心上的就是水质，如今的大河，轻悠悠地流淌着，水清见底。

从国道上滚滚车轮满载的富硒大蒜说起吧。我们县不通铁路，境内的105国道，有很长一段时间，连在外地工作的人返乡都要绕经外县。二姨的议案又走向了部门的办公桌，走向了会议的现场……

二姨只上过小学，却写出了一份份高质量的议案。她的书面文字功夫，得益于身为中学教师的姨父。在姨父去世以后，我放假在家的时候，就成了二姨的文书。二姨的草稿五花八门，有的写在孙子的作业本上，有的写在包点心的黄麻纸上，甚至香烟壳的背面，这些都是她在视察调查时记下的。写在整齐稿纸上的，是她研究之后整理的。

二姨写了很多错别字，比如孤寡老人写成孤“刮”老人，失学儿童写成失学儿“同”，盐碱地写成“言见”地，比比皆是。可是，她的口才却很好，思路清晰，情感充沛，对实际问题的理解和对政策的把握非常到位。在她充分的宣讲解释后，我就可以形成合适的文字表达。有时候写完一个，我觉得该松口气了，她又像变戏法一样，从提包里掏出一沓纸来：又是一个新的议案。

有人笑她迂腐，“给个棒槌就认真（针）”，每次开人大会就摆出一大推议案，她就说，我当的是人民代表，就要替老百姓说话，反映问题是我的职责。一不求升官二不盼发财的二姨，看重的是“人民代表”这四个字里沉甸甸的分量。

二姨的一辈子写满了对人民尤其对贫弱群体的关爱和奉献，她是一个大善大爱的人。

游目骋怀

霜降

鲁亚光

终霜此夜无，
户户备寒炉。
丁柿尝红透，
青葱起嫩株。
三收才净地，
一季不离厨。
老酒调春意，
冬风自认输。

霜天降

周天红

古楼晓月
残灯西窗亮
早起有人来人往
寺宇古柏松间有霜从天而降
想古道上曾有刀与枪
谁和谁厮杀一场

马蹄声紧
孤雁难成行
南北对峙
一瀑挂于山涧之上
寂寞的人儿泪湿衣裳
大城与小小村庄

多少旧事都忘了只一堵断墙
相遇的相见的相知的
走不出半截小巷
一块青石板多少岁月还印于两旁
霜天一场和谁相望
只是苦了衷肠

南荷北佛

窝菜

丹影

时令进入仲秋，天短夜长，昼夜温差大了起来。随着霜降的一天天逼近，鹞子岩上的老黄风一刮，村前村后的山坡一天天的由黛青而变了橘黄，先是场东边那棵老槐树落叶缤纷，继而是场西边那棵柿子树挂起了红灯笼，这时就该窝菜了。

窝菜是早些时候乡下要紧的农事。那时乡下粮食稀缺，酸菜是饱腹疗饥的主食。每到仲秋，家家要窝一大缸酸菜，从秋末吃到夏初，瓜菜代是乡下多数人家的日常。

窝菜十分热闹的，那几天，小小的村子像过节一样，三户一帮，四户一合，一家一家的往过轮，轮到谁家，谁家要管饭做好吃的，虽然饭菜并非酒席之类，不过是搅团和捞面，但那药籽油炝酸菜豆腐，却是我们碎娃最爱吃的饭菜。

窝菜先要出菜，男劳力从田里把霜煞了的萝卜拔回来，女劳力削去樱子，萝卜下窖储藏。樱子在草席上码放整齐，男劳力开始坐下来抽烟喝茶，烟是5分钱一盒的羊群，茶是自己采来的竹叶金银花叶，却抽得过瘾喝得惬意。

最热闹的，是草席上的女劳力，三个婆娘一台戏，整的整切的切，说的说笑的笑，话题不外乎孩子和自己的男人。我们那时都小，对于大人们的玩笑，只是笑笑而已。别看那几个女劳力在说在笑，那灵巧的手却在不停的动着，娴熟优美，默契得当。

萝卜樱子整完了也切碎了，那一大铁锅的水也烧开了，就开始腌菜。要把好火候的，一大缸酸菜要吃大半年，太生太过都不好储存。切碎的菜倒进开水锅，滚上一滚翻上两番，翻匀就捞出，男劳力担到水井旁，倒进木筲里，女劳力再淘菜。

这时腌的腌，担的担，淘的淘，闲着的人就去帮主人做饭。不等太阳偏西，菜腌完了也淘干净了，被装在竹筛子里，用一根磨棍，杠杆似的将菜里的生水压干。从屋子里飘来的香味，就在村子里开始弥漫，不多时就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天的忙奔就算结束了。

母亲的活路还没结束，待送走了来帮忙的乡邻，拾掇好锅碗，筛子里的菜也控得差不多了。父亲帮母亲将一筛筛控干的菜搬进屋里，夜幕不知不觉中降临，母亲开始了漫长的压菜。

压菜是个细致活，急不得，需悠着性子慢慢来，所以就只能由母亲来做。先将一口大缸洗净晾干，在将控干的菜一层层地装进大缸内，每装进一层，都用棒槌砸实。母亲就着一盏小煤油灯，装了砸砸了装，灯光在忽明忽暗地摇曳，鸡叫了头遍又叫二遍，我睡了醒醒了又睡，等我终于被尿憋醒，才见母亲还在忙着。

这时窗外已开始变白，我就图吃，不知母亲的疲倦，又在算计着明天的窝菜该轮到谁家。

儿时的窝菜，已成遥远的记忆。人们再也不要酸菜来填饱肚子，倒只有窝菜时的欢乐、热闹，永远留着回味……

■苗青 摄影

东山小鲁

走在有霜的早晨

伍中正

这一些日子，村庄很冷地睡在山湾里，像小孩睡在娘的臂弯。

天亮了，有远处的近处的鸡鸣，像冬日里飘飞的雪花，不停地往村庄的耳朵里灌。村庄就那么伸了几下腰，渐渐醒过来了。

最先看见的，是树木和晚秋里死去的草，形象地站在村庄，它们在夜里受冻的感觉肯定还在。

天已凉，看不见的夜风，吹开满地的叶与花朵，降霜了，村庄在一次次抵御寒冷。我只好认真的合上冬天的书页，忘掉一些事，忘掉一些烦恼，穿好布制的厚厚的鞋子，穿好母亲为我打过补丁的衣服，独自走在降霜的早晨。

满眼是霜，是令人喊冷的霜。

那些霜一点也不怕人地布满道路，布满村庄。那些霜在我的眼里像雪一样的泛白，我感到那霜里的冷峻和冷峻里藏着的些许残酷。

我不和村庄说话，也不和那些树木说话，更没有和那些霜说话。我分明觉得，那些霜证明我从早晨出发，从冬天出发。

一路之上，软绵的长长的炊烟的影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天上再没有一只健康的鸟在飞，地上也没有一条乖巧的小狗在走。上了年岁的人们，把咳嗽一次一次地留在黑黑的屋子里。

我要走过冬天，这想法在我的脑子里很久了，我要把这想法变为现实。

从沧桑的老屋出来，高一脚低一脚走在霜上，我的鞋满是寒霜的粉末，眼前是无法抵御的寒冷，像一些坚硬的瓦片向我袭来。

我的步子着急地踩在霜上，踩在路上，像琴弦上的指头，不停地忙碌。

霜里醒得有模有样的村庄，在我眼里越来越远。

远处是霜，近处是霜，我在霜里突围。很多霜在我脚下死去，又活过来。

我再也看不见村庄的人和事，那些人和事都让寒冷封锁，只有我走在降霜的早晨。

很多的人和事，都蜷缩在暖暖被窝和热炕上，很少有人知道我走在降霜的早晨。那些平平仄仄的诗句离我好远，走动的我，该不会成了村庄寻找的对象？

走在降霜的早晨，告别村庄，是为着把自己藏起来，让那一年给我手套给我围巾的女孩，找不到我。